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十四號

據清·不著纂修人名氏影印
光緒間抄本

新疆

溫宿府鄉土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十四號

據清·不著纂修人名氏影印
清光緒間抄本

新疆省

溫宿府鄉土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溫宿府鄉土志

歷史

本境何代何年置

改本境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準回始隸版圖纏語

名曰阿克蘇同治初中原多事邊回復亂光緒三年
大軍討平本境於九年經阿克蘇道羅長祐稟請修

建新城周九百五十九丈高二丈二尺五寸雉堞七
百五十箇門四東曰朝陽西曰挹爽南曰迎薰北曰
承恩置州名為溫宿直隸州道員一州員一鎮總一

員遊擊二員都司一員守備二員

未置本境以前

唐虞夏商周屬何州

無考

春秋戰國屬何國

無考

秦漢以降何代屬何郡縣

何代屬何州名

攷本境自三代以上未通中國無從考據至西漢後

始散見於各代史乘在西漢時為溫宿國地方其國

小恒役屬於龜茲東漢明帝永平中溫宿王致為龜

茲所立自魏至元魏亦聽命龜茲終竟為龜茲所併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討平龜茲以溫宿為溫肅州隸
安西都護府州之名實始自唐也宋南渡後臣屬西
遼至元太祖時區為別失八里地以封宗王阿只吉
明永樂中其王歪思西遷地遂夷為回部入我
朝準噶爾強遂并成准部焉

既置本境以後

何代屬何

州郡縣

故本境自光緒九年置州原領縣一巡檢一二十八
年改州為府將巡檢改為溫宿縣並添設縣丞至是
領縣二曰拜城曰溫宿曰溫宿縣柯坪縣丞

政績錄

官本境者有惠政均紀之以年月先後為次分三大

端 興利 去害 聽訟

按本境自置州以來歷任各官於濬渠修路暨聽斷

諸政祇間有可採惟查光緒二十年及三十一年彭

守緒瞻前後兩任斯缺人咸頌其裁減糧稅為歷官

所未有舉凡地少而賦多者則減徵賠納徵收時復

嚴禁司巡不准淋尖踢斛暨收樣糧地脚雜稅亦大

加減免迄今民猶稱道勿置

兵事錄

有全在本境者 無

有涉及本境者

按本境係新建城垣所有戰事概在溫宿縣城惟大軍往來以本境為通衢謹約略舉之一乾隆二十三年將軍兆惠追討大小和卓木留兵阿克蘇為後路及二十四年振旅還阿復由阿分兵取道本境收復喀什噶爾和闐諸路一道光六年張格爾之亂揚威將軍長齡率兵至阿克蘇禦之於渾巴什河即喇克瑪

賊敗而東路殆安迨光緒初湘軍追討白彥虎收復喀什噶爾亦由此追兵焉

耆舊錄

以本境之鄉賢為後學之感勸約分為二

事業

無

學問

無

人類

本境於旗漢戶口風俗大略均應編入外有他種人者務考其源流叙其本末世系風

查本境土著纏民係阿利伯回種也相傳教祖曰穆罕摩特自隸版圖以來無他種人雜處惟光緒初有陝西回種散居本城北關市鎮暨渾巴什阿瓦堤莊為數無多其源流世系雖難徧考而風俗可約略紀之其俗不祀神敬祖而事天有禮拜寺不塑像每七日阿渾入寺跪而誦經熟於經典者曰阿渾凡男女婚嫁必請阿渾經謂之成禮如人死無棺槨尸以白布縛之亦請阿渾誦經葬法以活底木匣盛尸鼻穴抽而瘞之不祭奠亦不弔唁服制或四十日百日除

之紀年次三百六十日為一歲無閏月小建凡過年
必先一月茹齋旦暮不食見月方飲啖謂之封齋俟
月滿始開齋乃謂過年其過年第一日殺羔祭天畢
相慶賀大小亦如之此回纏風俗相同之大略也惟
纏俗大小薙髮十餘歲即留鬚女子則髮垂數辨富
者束髮綴以珊瑚細珠之類出門覆以綢花巾或白
洋布男服敞衣圓領小袖前襟裏以花布表則朱綠
不一無扣絆腰繫以帶女子則否凡襪履男女皆以
牛馬皮為之此又纏俗獨異之大略也其餘婚喪各

俗散著於各書紀載茲不贅叙

戶口

務查明現在實數編入

漢戶男大小八百五十六丁女大小三百四十二口

纏力大小五萬三千四百九十丁女大小四萬四

千二百二十八口

回戶男大小一千四百五十二丁女大小九百六十

四口

氏族

本境有何大姓 無

宗教

本境所有外教務查明編入

回教人有小教回纏回兩種人數列上項戶口類

喇嘛黃教紅教人 均無

天主教人 無

耶蘇教人 無

實業

凡齋民不入他教者務查明實業分而為四

士 約十餘人

農 約二萬餘戶

工 有漢回泥木裁縫銅鐵匠數十家

商 有漢回小商數十百家京貨鋪約十家以上人數均已列入上項戶口類

地理

本境在省城之何方向若干里

按本境在省城西南相距二千九百里距京師一萬七百三十七里